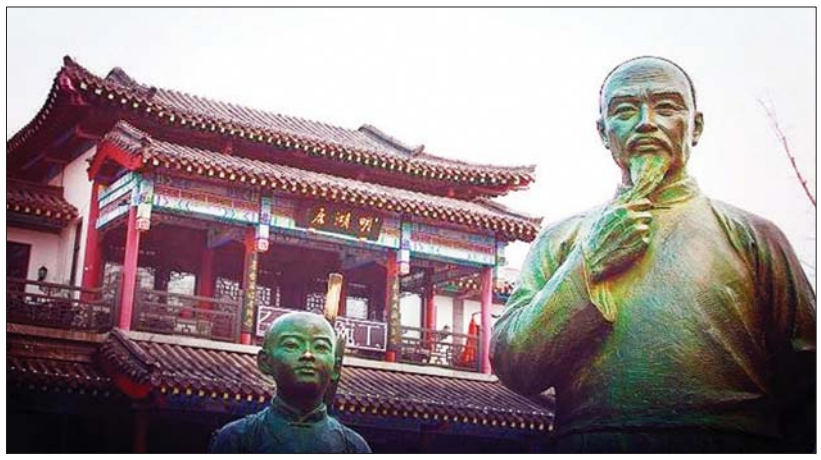

▲钟楼寺台基遗址北侧的明湖居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湖畔废墟

□施永庆

从城南去大明湖有许多条路。但我常常“被”带到这里来,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座废墟。在大明湖畔,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,它的存在着实是一个奇妙的传说。

这便是钟楼寺台基遗址,位于县西巷与大明湖路的丁字交叉口上。大明湖路风景极美,众树成景。靠近时,我被覆满废墟的茂盛树木所惑,几乎擦肩而过。当我走到它的身边,心有所感,才看到那一层层的老砖、生苔的肌肤,杂石修补的墙体。我惊讶地停下来,围着它转了一圈。钟楼台基二十米见方,高七米余。残损的台基上方,层层青砖的方角巧妙排列,形成低调的繁丽花纹。在杂树的阴凉里,它们陈旧的美丽依然不变。

墙上的简介中,一段消失的往事缓缓呈现。在旧城改造前,南北钟楼寺街和东西钟楼寺街在此穿过,老街有着600多年的历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钟楼寺历经三变。明初,这儿叫作康和尚院。原在城内的开元寺被征为济南府署(今山东省政协驻地),时任济南知府陈修迁建寺内钟楼于此,“移梵王相,改名镇安院”。梵王指佛教色界初禅天的大梵天王,有镇压诸邪,佑护众生之功。成化年间(1465—1487年)重修济南正觉寺,镇安院改名为钟楼寺,成为正觉寺别院,僧纲司迁到这里办公。僧纲司为明朝僧尼寺院直接管理机构,大权在握,使钟楼寺成为佛教重镇。至嘉靖四年,山东省提督学道邹善将钟楼寺改为湖南书院,后更名为至道书院。明清时,提学道衙署、提督学院(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厅)设置于此,当时贡、学两院学子接踵而来,由此奔向科举之路。废除科举制度后,这里变成了客籍学堂,延续着教育功能。初始鸣钟报时,镇邪护民,继而佛韵悠长,后为向学之所,这一座小小的台基竟然负载过如此悠长的历史。

如今台基虽废,但古钟尚存。明昌钟始建于金代明昌年间,重达8吨,八卦纹身,钟钮龙形。1992年自此迁移到大明湖北岸晏公台钟亭,联曰:“金钟鸣处蛙声静,壁月升时客梦清。”晨昏之际,厚重悠远的钟声回荡在静谧的大明湖上。废墟如果有灵,听到自己曾经发出的宣言,不知会作何想。

台基的北边,是重新修建的明湖居,继承了老济南“曲山艺海”的传统。方石铺就的庭院里,有一老一少的石像,描述的是老残与书童前来听白小玉说书,《明湖湖边美人绝调》那段经典。老残捻须背手,沉浸在大鼓书的绝唱中。西边,水西桥弯拱如月,与明湖居亭廊相连,水影相接,仿佛复现清时施闰章、翁方纲、刘凤诰主持学院时的“平桥待月”“红栏活水”“四照晴岚”等著名风景,将废墟所带来的苍凉消融无迹。

然而,废墟依旧存在着。城市繁华中,能有如此苍凉的景象,带给人们的思索和震撼远胜于风景的旖旎。雕梁画栋依旧,钟鸣鼎食依旧,但远非曾经的色彩,这更让人体会到什么是繁华如梦。眼前的钟楼景区,是对历史的超越吗?随着时间的流逝,眼前这风景,是否也会再次变为废墟呢?

围绕着钟楼寺,渐有了东西钟楼寺街和南北钟楼寺街,现在的大明湖路即原东西街。南北街则被拓宽后的县西巷合并。当年的老街,生活气息浓厚,店铺坊市林立,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酱菜。以北厚记、同元兴、兴顺福为最,其八宝菜、包瓜、磨茄、甘萝、臭豆腐、豆豉等,味道鲜美,负有盛名。然而,都市繁华里,让我记住的却是老街上一个悲伤的民间故事。

一位贾姓青年商人丧妻后有一幼女。后来,贾商续弦,后妻善妒,经常折磨贾女。有一次她竟用香火把女儿脸烧坏。贾商外出归来,见女儿的惨状,伤心郁郁而死。一天,墙外铸钟的火炉生火后,恶妇骗贾女登高观望,一把将她推进火炉之中。大钟铸成,响声里便有贾女的哭泣声。恶妇每每听见钟声便胆战心惊,不久便害心痛病而死。

悲剧远比欢乐要震撼人心,废墟也远比繁华让人沉思。比如圆明园指向天空的石梁,比如古长城那坍塌的敌楼。这些残损和破败体现着怎样的韧性和坚守?

街头依旧喧嚣。台基废墟不再言语,沉睡在静谧的树荫里,但我觉得,它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。当城市在不断地进化时,它作为文明的见证和历史的化石,默默地矗立在角落里无言,观望着大明湖畔一次又一次的新陈代谢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老济南的洋车及汽车

□张稚庐

旧时济南城里街巷逶迤,商埠通衢纵横。路上除了熙来攘往的行人外,便是络绎不绝的车影。百年来交通工具之嬗变,令人慨然。

清光绪末年,济南有了人力车,俗称“洋车”。最早的洋车,两轮高大,像欧式马车的后轮,且是木制,外裹铁圈,行时辘辘作响,乘之颠簸。民国以后,轮改成钢条胶皮,拉起来已不觉震动。如老舍在《骆驼祥子》中所描述:“弓子软得颤悠颤悠,连车把都微微地动弹。铜活地道,雨布大帘,双灯,细脖子铜喇叭。”岁月如流,洋车发展很快,据1930年9月《济南市政月刊》报告,已有洋车8178辆,已成市民主要交通工具,经久不衰,风行五十余年,后渐渐被三轮车替代,1954年才消失。

拉洋车的都是城市贫民,下苦力谋生,混穷买不起车,多是租车而拉。凄风冷雨,烈日炎炎,仆仆道上,劳人草草,年复一年。据吾家街邻车夫朱三子讲,“七七事变”前后,他每月挣十七八元,一家老少五口,“家里的”还糊火柴盒,勉强度日。从火车站到大观园车钱二毛,到大明湖二毛五。拉趟车另有三五枚小费。那时1元可兑换铜元230枚上下,3枚一个烧饼,一碗打卤面12枚。能月收入近20元者,自然是年轻车夫,他们跑得快,容易揽座。最可怜的是“老枪”——老年车夫。车子破旧不说,跑得慢。一步一颠,十步一咳嗽,遇公厕必进,借以抽袋烟,喘口气,为了“五脏庙”,不顾血本,贱卖人力。挣的车钱比年富力强者要少三分之一。

日伪统治时,城里车夫曾哄传出一件车夫坐车,大律师拉车的市井奇闻:大律师名韩伯岩,住小布政司街。韩先生晚年向我说过此事,闻之愤懑。济南沦陷后,日军在普利门设岗,规定凡进出普利门者,一律得向站岗的日本宪兵脱帽鞠躬。某日,韩先生坐洋车从商埠回来,依惯例下车向宪兵行礼如仪后,欲转身上车。突然,背后传出一声咆哮,一个巨灵之掌打掉他头上的礼帽。原来,韩先生一时疏忽,鞠躬时忘了脱帽。这“太君”余怒未消,罚他再鞠十个躬,又命车夫坐上车,让韩先生拉着走……

有意思的是,清末民初,洋车最早的乘客都是男性,他们坐上车,往上一仰,叼支烟卷,踩踩脚下的气囊,“哇——哇——”喇叭发出婴儿哭似的鸣叫,愿去哪儿去哪儿。够惬意啦!至于那些一走一扭缠着金莲的“妇道人家”不兴坐洋车,以为高坐车斗,抛头露脸,有招摇过市之嫌,“非闺范所宜”。她们出行仍靠古老的轿子,乃一种青帘小轿,叫“二人抬”。芙蓉街的复升轿店最大,专伺候高宅深院里的阔太太、少奶奶、大小姐。五四运动后,轿行式微。

或问,难道济南没出租汽车?说来可怜,民国元年(1912年)时,上海已有汽车1400余辆,济南得风气之后,直到民国九年(1920年),始有一两位政要的汽车行驶于市。不过,等到1926年,张宗昌逃遁前,济南汽车竟达千辆。武职旅长以上,文职厅长以上都有私家车。同时,商埠出现了六七家出租汽车行,如大昌、凤记、和利、同义、兴华等。车资每小时3元,整日包车40元。春秋佳日,富者租车去龙洞、佛峪等远郊游玩。穷小子乍富,变成凹腰凸肚的暴发户,出入也必汽车,显摆显摆。开明家庭结婚不坐花轿,改乘汽车等等,其生意很好。其中“凤记”老板陈树轩尤擅经营。韩复榘主政时,他每星期一早晨在经七纬五的进德会大礼堂对省财、建、教、民、警五大厅及市府官长训话传旨。多数官僚住城里,“凤记”瞅准商机,开辟了从运署街到进德会的“的士”。几年下来,捞了一票。

济南的公交汽车,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中期,仅一条线路,所谓“济南汽车一条线,十二马路到院前”,院前即珍珠泉门外。不久,抗战爆发,日寇将汽油列为军事管制物资。济南民间汽油存量日少一日,以至绝迹,私家汽车只得趴窝。公交车迫不得已改为木炭发动机。一个一米多高茶炉似的圆铁筒挂在车后,这就是煤气发生器,又大又笨又脏。开车半小时前就得燃上木炭,发动时要用力摇动机器,中途常停,速度也慢,到十二马路得重新掏灰换炭,烟尘飞扬……以木炭发动汽车,零件易坏,害得鲁通公司叫苦不迭,抗战胜利后,汽油仍奇缺,这公交车苟延残喘至1948年7月停运。

【行走济南】

山间有寺名“淌豆”

□刘爱君

老家港沟镇南边的山坳里,有一座寺庙,寺庙不大却小有名气。原因在庙的名字——“淌豆寺”,怪怪的,容易叫人纳闷儿;另一个原因,是寺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,方圆几十里内,它是唯一的一棵古银杏,树形高大,枝繁叶茂;还有更重要的一层——寺庙东侧的山岩上常年滴落泉水。泉水不大,滴滴如豆,密布山岩,虽大旱之年也不曾断流。

秋天驱车来访“淌豆寺”。路上,兴致勃勃地给同行的朋友介绍:它因何得名,寺里的银杏树有多神奇,寺里的泉水有多甘洌……朋友阻止道:“停!人说听景不如看景,马上就到了,还是我自己欣赏吧,别到时候,实际情况与你讲的相去甚远,让人遗憾。”

说笑间,来到寺庙前。地形的原因,“淌豆寺”面积很小,很显局促。几座尚未完工的大殿,由南向北依次紧挨着,便构成了整个寺院。寺庙的东西南三面山体紧连,自然地作了寺院的围墙。唯有北面是敞开的,一望而北,地势渐低,由山丘变平原,四野茫茫。寺庙内所有的建筑都是新建的,而且几乎都没有完工。从建筑方面来说,一点也找不到千年古刹的影子。同行的朋友哂笑起来,说:“还真是听景不如看景啊!”

我不好意思了,辩解道:“这庙里的泉、树还是很值得一看的,远近闻名呢!”

向前走了几步,就见庙前的平地上停了好多辆车,男女老少几十人,在东边的峭壁下忙碌着。走上前,只见庙前东侧的半个崖壁湿漉漉一片,黄豆大小的水滴从山石上不断滴落,汇成溪流,流入庙前的放生池中。传说,这山石上滴下的泉水有神奇功效,能治百病。大人小孩生病后,到此接水,回家熬药治病,据说灵验得很,所以四庄八村的人常到此接水。近几年,就连几十里外的城里人也来接水了,当然不再是为了治病,而是拉回家泡茶煮饭,那味道是城里的自来水无法比的。朋友俯身接了捧泉水,甫一入口,就啧啧称奇,说:“这水还真是不一般!从牙齿、喉咙到肚腹一路清凉,细一回味,还有丝丝甘甜。”

我趁机介绍:“这是庙里的神泉,叫淌豆泉,庙的名字就因此而来。”随后讲了那个流传已久的李世民东征受困于此,粮草不继,因感动天地,崖壁出泉淌豆,从而大军脱困的故事。

朋友问:“现在,怎么不淌豆,光淌水了呢?”我卖关子说,这里面还有故事呢。

话说,当时岩壁上每天淌出的豆子刚好够兵马一天食用,每天如此。有人就想何不把泉眼凿大一点儿多出些豆子,于是就用凿子在山岩上凿了几个大洞,谁知这一凿不要紧,泉眼里突然流出了鲜红的血。他们知道伤害到了山神,不敢久留,就离开了这里。过了几天,泉眼里不再流血,也不再淌豆了,只有泉水四季不断。后来,有人在此建筑寺庙,因了这戒人贪婪的故事,命名为“淌豆寺”。

然而,有水就有生命,有好水就会有神奇的生命。泉水西侧,寺庙正中,生长着一棵巨大的银杏树。地方志上记载,唐朝建寺时,就栽下了这棵银杏,算来该树应有千余年的历史了。走近细看,它那虬结的躯干、粗壮的枝杈以及不凡的气度无不给人以积淀已久的沉稳端肃感觉,令人油然而生敬意。

记得上小学时,学校曾经多次组织来这里游玩。每次来都要叫上两三个小伙伴手牵手将树干围起来测测树身的周长,竟要三四个同学才能合抱呢!可是再调皮的同学也不敢攀爬这棵银杏树,也不敢采摘树上的银杏果,更别说折取树上的树枝了。因为,那时候各村里传讲着不同版本的因采摘银杏果、折断树枝、攀爬树干而受到惩罚——或摔伤或生怪病——的事例。所以,人们不仅不敢破坏,初一十五逢年过节,许多善男信女还要来到树下磕头燃香顶礼膜拜。有求子的,有祈福的,有禳灾的,有避祸的,人说有求必应。虽说此类事荒诞不经,然而,在“淌豆寺”历经兵火灾乱以致官殿作土碑刻湮没了无旧痕的情况下,银杏树却能因此说得以存活下来,并历经千年巍然独立笑傲苍穹,也算大幸了。

对于这棵树,我还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!

记得上高中时,学校离家二三十里,每逢周末回家,骑车一路上行,远远地看到这棵矗立在山坳里的大树,就知道离家不远,就仿佛看到了在家门口石台上坐等的老母亲。于是,疲劳渐消,暖意顿生。内心深处,它和家是关联着的。

近几年,村里搞拆迁,老房子已经没有了,疼爱我的老母亲也已去世有年。思念没有了寄居地,不自觉地就将这棵树当作了记忆里故乡的地标,树在家在灵魂在。

返回的路上,朋友问我:“站在大路上,我怎么就看不到淌豆寺里的那棵大银杏树呢?”我悠悠地答道:“那是因为你离它不够远!”